

广场

读者十论：无解的问题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代議制民主制度展現給世人的最關鍵信息是，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在採取代議制民主後，大多出現經濟和民生的質的飛躍，比如烏克蘭、埃及、敘利亞、阿富汗、非洲及拉美諸國。行勝於言，一千次完美的演說和理論宣講不如一次成功的實際案例。

讀者 **HarGrace** 回應 圓桌話題《民主退潮：美國首次被列為「民主倒退國家」，你如何看？》



端传媒社群组 | 2021-12-04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HarGrace，回应圆桌话题《民主退潮：美国首次被列为“民主倒退国家”，你如何看？》

首先，美国制度出现了问题，仅仅说明的是美国民主的退潮，而且只是趋势而已，美国的制度远比其他体制更加稳固，拜登就职后美国体制的自我修复十分明显，谈何衰退？

其次，民众不是愚昧和无知的群体，理性和趋利是每个个体的基本生存策略，任何一种制度，不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中央集权制，其存在的根基都在于是否为所在国提供了向上的经济生态和民生生态。

最后，代议制民主依然是世界的主流体制，目前无可撼动，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展现给世人的最关键信息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采取了代议制民主后的大多出现了经济和民生的质的飞跃与提升，比如乌克兰、埃及、叙利亚、阿富汗、非洲及拉美诸国，行胜于言，一千次完美的演说和理论宣讲不如一次成功的实际案例。

2. MareStellarum、HarGrace，回应圆桌话题《民主退潮：美国首次被列为“民主倒退国家”，你如何看？》

MareStellarum：原本考90分的同学这次考了80，大概会被一堆次次考十几二十的同学群嘲？什么升什么降，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世纪，之类的？

HarGrace：原先不及格的同学十分羡慕考九十几分的同学，于是纷纷向高分同学讨教学习方法，高分同学中的一部分也确实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学习方法造就了自己的高分，于是全班推广，个别不愿意接受这个学习方法的不及格同学甚至还被高分同学里的班长打了一顿，强行要求其按照班长的学习方法学习，全班低分同学拭目以待，结果被打的不及格同学学了十六七年，依然不及格，班长自己也学得太用功以至于感冒了，死了70多万个细胞，于是班上的中分和低分同学人心浮动，纷纷开始观望，个别不服气班长管教的刺头同学开始上蹿下跳，质疑班长和部分高分同学的学习方法，这个时候我觉得班长应该用自己的学习方法认真辅导几个不及格同学，让他们也加入高分行列，我想这比和刺头同学们打嘴炮有用多了吧。

3. 第十一个观察者、rsk，回应圆桌话题《民主退潮：美国首次被列为“民主倒退国家”，你如何看？》

关于抗疫和“民主倒退”我想专门谈一下，个人认为这篇正文有点问题，防疫的各种限制等问题其实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议题更相关（包括公民社会对自由的定义等），相对比“民主”议题更为贴近。

如新西兰和美国都属于“民主政体”，但是抗疫成果截然不同，同为宪政民主政治，其中影响抗疫的真的是“民主程度”吗？我想这个逻辑是不通顺的。

虽然媒体普遍喜欢把“民主自由”作为普世价值连弹，但是事实上学界应该更严谨一些，对其进行区分，民主不等同于政府无能为力，并不等于“小政府（Limited Gov）”主义，小政府更多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内容，民主同样可以是大政府（Big Gov），典型的例子比如凯恩斯时代的美国。

政府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控制力低下，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对抗疫的影响错综复杂，如果把一切问题归结于“民主衰退”这显然是一种懒政行为，遮蔽了很多核心问题，比如最典型的“疫情封城”议题，媒体总是喜欢一股脑的把负面词汇家在上面，比如“不民主，不自由，专制”等，当然早期在疫情只在中国时这样的“打包式价值批评”在西方媒体上确实很有号召力，但是当其自身也面临封城需求时就会自相矛盾。

这是因为“封城”这类问题在我看来是“不自由的”但不一定是“不民主”或者“违反普世价值”的。捆绑式的价值输出当然比较高效，但是解决内部问题不应该捆绑式解决，我觉得很多人必须承认一点就是民粹在损害民主的同时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也在损害民主和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在中文维基上有三句定义“尊重他人的权利，保证利己的权利，惩戒害人的行径”，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即使是通过民主政治下行使的“封城决定”也是侵害了他们的权利，但是反过来说部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反智行径如不戴口罩，反对限制公共场合聚集等行为也是“不尊重他人权利”的“害人行径”，这种情形下呼吁“反封城”也许是自由的但不一定是民主的或符合普世价值的。

IDEA关于“不成比例、不必要，甚至违法”防疫措施的说法，在我看来更像是泛自由主义者的某种“只说其一”的春秋笔法，因为他们只顾及了“自由，民主，人权”三座普世价值大山里的一座即自由，而忽视了民主（包括民选政府对防疫的统筹）和人权（大众的健康和生命保障）。在我看来这说是“民主倒退”更不如说是泛自由主义者权利受损而拉上普世价值里的其他价值观作挡箭牌的说法。

rsk：@第十一个观察者 其实自由与民主，一定需要共同看待他们才有意义。因为贵族民主都是民主，那对大众有何意义？同样，自由主义都可以有奴隶制。所以，现在讲民主制度，往往实际指自由民主制度。两种不同的指标，实际运作一定会出现矛盾（题外话，中国某群人长期放大这些矛盾，显得自己的特色主义多么“进步”）。作为香港人，当然用香港这例子。明显，实行四人限聚，但日日要坐巴士坐地铁返工，车内都不至四人，多么的虚伪。

4. EricChan，回应《印太战略构想：对“均势”的幻觉与被推高的战争风险》

又比如，同样作为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在购置俄制S400防空系统时面临了美国的多重压力与制裁，但印度在同样购置这一俄制武器时，美国的警告和实际采取的行动都相当犹豫。不是这样比较的，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而且曾是F-35隐形战机的采购国和第三级合伙国。一旦土耳其采购s400，可能会出现俄罗斯针对F-35与s400防空导弹雷达系统之间与土耳其进行大量针对性测试的可能。而且S400防空系统的引进也涉及北约防空自主的争议议题。相比较之下，印度暂时不可能获得f-35，也没有北约成员这层关系，又的灵活性更大。

5. 雨田，回应圆桌话题《法国参议院通过法案，2024年起禁止宠物店贩卖猫狗，你如何看？》

兴奋难以形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心情。企盼世上生灵不再被消费主义肆意消费。之前的宠物盲盒那种程度的残酷本不应该在这世上发生。

或许未必每个人能够认同德诺曼迪所说的宠物并非玩具和消费品的程度，但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你看他是消费品，负责任消费与生产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应该关注的议题，而生命更应该在当中得到最大的尊重。

其实从繁殖者手中购买到的猫狗更有保障。比起宠物店的商品式贩售，他们能够从血统、繁育等根本上理解每一只宠物的特性，也更能教育饲主如何正确照顾牠们。宠物店的店员也就是店员，不会像繁殖者那样知识准确扎实。而且好的繁育者会花时间为宠物做“减敏训练”，让他们适应人类生活像洗澡之类的，这样子之后饲主也更好照顾。

6. ena、rickdom，回应圆桌话题《美国加州囚犯可按其性别认同分配监狱，引起女囚犯集体诉讼，你如何看？》

ena：男跨女的跨性别人士如果未进行变性手术，身体构造上“她”就是属于原生性别，无论“她”的主观意识、荷尔蒙疗程进度或心理状况如何，客观上也具备与男性等同的体格和器官，女犯感到受威胁是很合理的反应。如果有人拿著刀在你面前，然后说他没有砍你的意思，你就不会感到危险？

现在的世道，好像只有跨性别人士的感受需要重视，难道原生性别的女性的感受就活该无视？那些左胶老爱道德骑劫，你不接受这个就是不够进步，不接受那个就是歧视！所以人与人的互相尊重呢？只一味规训女性必须忍受对自己安危的不安，在慷他人之慨，完全感到父权世界对女人的恶意。

rickdom：回复提及“感受到父权世界对女人的恶意”，这似乎误把跨性别当作“父权”？在这个议题上，应该是这跨性别和女权的斗争，和父权较无关系吧？

ena：@rickdom：没有啊，这个世界难道不是父权掌握绝大部分话事权？男跨女难道未变性前难道不是父权的受益者？更何况现在喊最大声的很多都是未做变性手术的“男跨女”？如果“他”完成变性手术，身份证也会改为女性，已经没有会被分配入“不符合其心理性别”的监狱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这群“心理上是女性但生理是男性的”兴高采烈地宣告要带著“他”的女屌进入女监狱啊！还有一群不分男女的左胶好像中了邪术支持他们啊！

性侵受害者一直被污名化，“你被强奸一定是你穿太少”、“你被摸一定是你给了他错误的信号”，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种父权社会责怪受害人的论调吧？

现在女性就是坐个牢也不得安生，提出这种疑虑还要被那些“进步人士”责怪“不够进步”、“歧视跨性别”，难道一个平等的社会女性就是活该被闭嘴乖乖听从安排吗？难道这就不关父权的事吗？父权的影响（我更想称为压迫）已经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反映出来，根本没有事情可以排除在外。现在就是出现女犯有被跨女性侵的可能存在在跨女（现在加州是有医生证明没有动过手术就可以啊，有鸡鸡的“女人”，嗯？）与顺性别女同仓的情况下，如果受害者发声，就会被“你歧视跨性别”和“你被性侵是活该的”的“性别进步”思想和父权连击了。而现在监狱的处理是提供避孕套和堕胎手术，监狱难道是跨女在管的？背后还不是社会无处不在的父权主义觉得相比起未做手术的男跨女的意见和需求比较重要，顺性别女性的价值或安危不值一提？？难道分开监禁就不行？？一定要无视女性的顾虑挤进女仓？？越想我就越觉得窒息了。

所谓的“性别友善”只对跨性别友善，对顺性别女性一点也不友善了啊现在。

rickdom：@ena：我认同无手术跨性别进入女性监狱是个问题，也认同顺性别女性如果反责跨性别就被指责不够先进并不合理；但无法认同这也要被归类到父权去；至于说左翼团体把性侵受害者污名化也令人难以想像。

ena：@rickdom 你好像把这个争端从社会剥离出来，现在不是在擂台上上演跨性别VS女性，而是牵涉到监狱管理、跨性别和女性，而监狱管理对应对“未术男跨女可能性侵女性”这个问题的消极应对（重申一次：提供避孕套和堕胎手术），难道不是父权社会惯常对女性声音和权益的漠视？因为不想被套上“歧视跨性别”的帽子，所以就在无视配套和女性的疑虑的情况下陷女性于惶恐？我以为一个民主社会，应该是在确保每个人的权益下进行平权，但看现在支持推动那些“非二元性别平权”的左胶，根本是踩着女性去进行“平权”啊！

另外，我没有说左翼污名化性侵受害人，但一个受害人在这个情况不止面对左胶，而能对光对提出有疑虑的女性也能责备“不够进步”的左胶，我也想不出会说出什么好话就是。

rickdom : @ena : 如果您指的是监狱方无视顺性别女性的安全需求，那我赞同这是一种漠视女性权利的表现，感谢你的说明；至于无手术跨性别的问题，我有另外回应了。

7. rickdom，回应圆桌话题《美国加州囚犯可按其性别认同分配监狱，引起女囚犯集体诉讼，你如何看？》

无手术跨性别的核心问题，或许还是得回到“性别”究竟是什么上，以前用第二性征或染色体的判断相对明了，而如今走到个人的自我认同时就容易产生争议。

部分国家认为无手术跨性别需要有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并经过委员会审查。但所谓认为自己是男性/女性，是指什么呢？

以女性为例，是留长发？穿裙子？声音轻柔……等等的阴性特质？但这些东西在性别气质多元的今日，早早就已被否定，女性也可以强壮又阳刚，那这么一位强壮、阳刚又保留男性第二性征的人，可以自我认同为女性吗？

这个关乎性别的核心在今日越显缥缈，但如果无法回应，或许这类问题除了将无手术跨性别的场域独立出来外，尚更妥适的做法。

8. 第十一个观察者，回应圆桌话题《丹麦“真人图书馆”可以“借阅”一个人30分钟，你如何看这种“阅读”体验？》

挺好的，我其实很想了解跨性别人士对自我的定位，但是网络上交流一不够坦诚，第二我不知道我提出的问题是否会冒犯对方，面对面是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同时我也担心不礼貌的来访者可能会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能够把自己的隐私和内心公开且坦诚交流的人，他们很勇敢，不过主办方是否也要进行把控呢……

9. 第十一个观察者、西西弗石，回应《轰轰烈烈的减碳中，中国经济、政治与生活会如何被重构？》

第十一个观察者：微博上看到过两种观点：1.西方如果要“清算”排放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工业革命开始计算？否则中国就“亏了”2.如果环保影响生活和个人权利，那么环保应该被后置 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 因为时代来讲这两个问题具有部分合理性（特别是有资本主义对第一名的影响）所以难以得好的评

问题，因为对我来说这两个问题具有部分合理性（特别是目田主义对第一条的影响），所以难以很好的评价。

西西弗石：@第十一个观察者：1.西方如果要“清算”排放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工业革命开始计算？否则中国就“亏了”中国2006年开始碳排放就是世界第一了，近几年的值更是其他国家总和，更何况中国碳达峰时间已经比其他国家晚了10年。是否从工业革命开始计算，这个问题我想不应该问公众，可能应该问如果这样的话，全人类将面对怎样的气候情况，那些最先受到冲击的国家/地区、那些受极端天气影响的人，中国负责吗？

2.如果环保影响生活和个人权利，那么环保应该被后置。这是一个太过于简单的结论。想要下结论前要看一步步怎么推过去的，中间还有的问题是，环保如何影响到了生活和个人权利？有没有中间办法？如何协调不同利益？民间的声音是否可以发出去？

环保和经济并非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短期或许有影响，但也完全可以做的更好，但问题是，煤改气、拉闸限电，这些影响到民间生活的政策，民众有一个出口可以问、可以说、可以去谈判商讨吗？

10. VitleySingurQ，回应《野猪必须死：一夜推翻先进野猪政策，然后重回杀戮》

那张公园里野猪和孩子共处的照片让我非常不安。到底这些人对野生动物有没有基本的常识啊？野猪是非常凶猛的动物，家猪发起狠来几个人都摁不住，何况野猪突然发动攻击？当然，肯定会有天真的群众说，野猪不会主动伤人的，跟城市人接触多了会很温顺的。错。正是因为和城市的接触，野猪会去垃圾箱找食物，一来二去就会大大增多和人接触的频率，同时增多伤人事件的数量（请注意是数量而不是概率，因为根本没人在意所谓的概率，概率再低，基数大大增加，伤人事件一样是增加，又能说明什么呢？）还有那么多人主动投喂野猪，更是火上浇油大大刺激野猪来城市里觅食。

那个我们所谓进步的策略，捕捉+绝育+搬迁，到底有没有起作用呢？“进步”是站在动物保护的角度，因为它更人道。但是显然这个策略生效有许多前提，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捕捉所有的野猪，我们甚至捕捉大部分野猪都有难度，所以没被捕捉+绝育的野猪仍然会在食物充足的城市周围繁衍生息。而已经绝育的野猪还能继续存活，考虑到野猪的寿命在20-50岁，这个策略且不说能不能降低野猪数量，就算真的降低野猪数量，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就像文中杜振南所说，这两种政策，都很难判断是否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

哎，这篇文章写得真的很不错，城市逐渐扩张，占据了野猪原本的栖息地，人和野猪的生活区重叠起来，似乎本来这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